

舊遊往事：

憶蔣孝武學長

● 洪文湘（國立台灣大學教授、考試院考試委員）

自有其知人之明處

蔣孝武學長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驟逝，消息傳來，令人無限哀傷！

我稱他為「學長」，因為自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八日，在陽明山莊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舉辦的「國家建設研究班」裡，我們有緣結識，相聚一堂。「國建班」是蔣公介石逝世、蔣經國先生繼任主席後所辦理的一系列高層次黨政文教幹部訓練班。總共只有三期，我與孝武學長同屬第三期。該期學員共有二十八人，三個月的朝夕相處，彼此培養了深厚的革命情誼。由於孝武學長的祖父是總裁，父親又是當時的主席經國先生，因此身分令人十分「矚目」。但是，三個月裡，他從未表現出異於常人的作風，亦未曾受到任何特別的待遇。同學們也沒有因其身分之特殊，而有刻意奉承逢迎之事。大家當面叫他「蔣學長」，背後則稱呼他的學員編號「六號」。

受訓期間，我們吃飯的桌次，每週更換一次，第一週我即與孝武學長同桌。他吃飯的速度很

快，每次約五至十分鐘即行用完，所以整個餐廳，他總是最早離開的一位。席間很少講話，不過有一次他突然說到生平有兩件事，絕不替朋友幫忙：一是為朋友的貸款作保；二是為朋友關說講情，謀求職位。話雖如此，但是後來為了因應實際工作的需要，他還是拔擢起用了兩位同窗：一

是他在中廣總經理任內，敦請唐盼學長出任副總經理；二是任職駐新代表期間，敦請王曉祥學長出任副代表。唐、王兩位確屬精明幹練之才，足徵孝武學長自有其知人之明。

一日，孝武學長對我說：「前幾天遇見鄭彥琴先生，我才知道你是他的快婿。」我說：「家岳還有說些什麼？」他說：「彥公要我對你多多指教，我說怎麼敢當。」接著他又說：「彥公是先祖父的革命伙伴。」我說：「家岳是總裁的革命幹部，豈敢以伙伴自居？」然後我們談到大陸淪陷前夕，軍政幹部喪志變節者，不知凡幾。而家岳臨危受命，於民國三十七年底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職務。三十八年初，大局逆轉，遂遷中央黨部於廣州。十月，再遷重慶。十一月又遷成都。十二月，遷抵臺北。他不怕艱辛不辭勞苦，在

烽火中遷徙奔忙，在戰亂中協調鼎鼐，他只知道以黨國興亡為己任，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。古人說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貞。」孝武學長與我都一致認為家岳當之無愧。

受訓生活親切自然

受訓時，孝武學長對我們均十分親切自然，不分軒輊。受訓後則與王正鏞學長特別投緣，交往甚密。七十三年正鏞兄不幸病逝，孝武學長悲慟逾恒，曾親自為他料理喪事，並請第三期所有同學為治喪委員。情深義重，流露無遺。

結訓後，我回臺大繼續擔任商學系主任暨商學研究所所長。而孝武學長則回任中央廣播電台主任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打電話給我，要找一位能講維吾爾語的女性播音員。當時我即告知系上有一位同學是新疆人，待探詢該生意願後再行回報。沒想到當我與該生面談後，才知道她自幼生長於寶島，家人都講普通話，因此根本不懂維語。未能達成孝武學長之託，未免有點遺憾。

幾個星期後，孝武學長又親自來電，約我當晚在圓山飯店餐敘。我準時赴約，看見許多黨政



①

① 蔣經國先生（立者）以國民黨主席身分，主持「國建班」第三期結訓餐會。

② 「國建班」第三期全體學員結訓後合影。後排右四為蔣孝武、左一為作者洪文湘。



②

人士和中央民代，不過幾乎都不認識，所以現在對他們的大名，也不復記憶。但是其中有一位先生，留給我極深刻的印象。當大家輕鬆閒聊之際，唯有他提出有關經濟發展上的重要問題，並侃侃談論他個人的看法。我非常敬佩他的卓見，特別請教鄰座，方知他乃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李登輝先生。我當時覺得這位先生外型莊碩，氣宇恢宏，異日必將為國家擔負更多的重責與大任。

三月一聚人生幾何

十五年來，每逢耶誕，孝武學長的賀卡，總是到達我家的第一張。在他與蔡惠娟女士結婚前，是以個人名義單獨寄發的，婚後則是以兩人名



右起：胡良珍、作者洪文湘、蔣孝武、朱育英。

義共同賀節拜年。除了卡片以外，還附贈一份精美實用的分月記事簿。這份恒久誠摯的友情與禮儀，實在令人感動。而今孝武學長英年早逝，睹物思人，激起我無以言宣的感傷。

國建班結訓前夕，有人提議，希望結訓後每三個月能有一次聚會，藉資持續這一份難得的情誼，並推選孝武學長為連絡人，大家無不表示贊同。第一次聚會，由我及張豫生學長、繆大吉學長三人承辦，而聯繫工作則由孝武學長辦公室的林秘書尚謙兄負責，聚會地點設在臺大商學系二樓會議廳。那天席開兩桌，大家暢敘別後，好不熱鬧。往後每三個月一次的聚會，孝武學長儘可能參加，與我們共聚。嗣後他奉派出使新加坡及日本，就無法前來了。但所有聚會通知，仍一本慣例使用他的名義，實際作業則偏勞唐盼盼學長負責。由於大家的熱忱，都想爭相作東，所以我自民國六十六年承辦了第一次聚會後，一直都無機會爭取到第二次舉辦的榮幸。好不容易到了八十年三月，我與林清江學長取得六月份的主辦權。本來原訂於十日舉行，但因臨時有事，乃擬延至十五日舉行。正在此際，忽聞孝武學長請辭駐日代表照准。於是我與清江學長商議，不如等到他回國後，再行辦理，以示歡迎之意。清江學長一口答應，於是乃託唐盼盼學長和秘書代為轉達；終將餐會排定於六月二十八日晚間舉行，地點則借考試院的貴賓廳。

當晚，除了少數出國的幾位外，其他學長幾乎都如約前來了。六時三十分，孝武學長翩然惠臨。只見他衣履整齊，神情瀟灑，可說是風采依舊，不減當年，我們都趨前歡迎他載譽歸來。趙金祁學長提及下午華視董事會已一致通過敦請他出任董事長職務，大家紛紛向他致賀。孝武學長謙遜地表示：「由於身體健康欠佳，在日本的工作又十分吃力，因此多次請辭回國調養，也不想再擔任任何工作。但是承蒙李總統的厚愛，依然安排此一職務，很是感謝。」

入席後，大家都說要去參加七月一日的交接典禮，他謙辭說是內部儀式，對外不請任何貴賓。大家又要送花籃，他也懇辭不受。張豫生學長說：「我們以國建三期全體同學名義，共送一對花籃，總該可以了吧！」孝武學長這時才接受說道：「雪中送炭，萬分感激。」沒有想到他還未及履新，竟然與世長辭。曹植短歌行有云：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！」人生來去，正如朝露，孝武學長不是最好的寫照嗎？

音容笑貌永在心中

陽明山上，我們二十八人，同讀共遊，情同手足。而今王正鏞、朱育英、蔣孝武諸君均先我們而去。每念及國建三期的每一位學長，每想到陽明山莊的一草一木，民國六十五年的情景，歷歷如繪，彷彿如昨日。結訓後的第一次餐會，我是主人之一，而孝武學長生前的最後一次餐會，也由我及林清江學長作東，世事竟有如此地巧合，令人不勝唏噓！我們失去了三位好同窗、好朋友、好同志，能不心傷？但是他們的英姿俊容，神采笑貌，卻永遠活在我們的心田。



① 蔣孝武（右三）與潘健行（右一）、作者洪文湘（右二）、謝孟雄（右四）、葛錦昭（右五）、唐盼盼（右六）等合影。

② 蔣孝武（立者）在同學聚會時致詞。

